

官板  
平山堂圖志

八之十

四止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37
冊數	4 ( 4 )
函號	292 3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平山堂圖志卷第八

淺草文庫

寧夏 趙之璧 編纂

藝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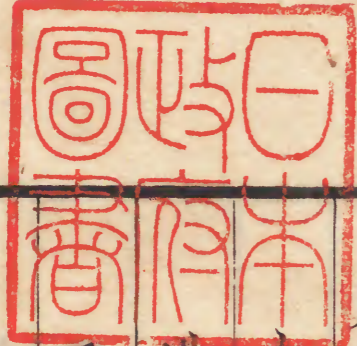
記一

宋

大明寺水記

歐陽修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  
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  
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  
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



平山堂圖志卷第八

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攷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羽謂山水上而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邱石井爲第三丹陽寺井爲第四揚州大明寺井水爲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相反季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邱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濬水第七洪州西

山瀑布泉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州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濬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羽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皆與茶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說羽辨南濬岸水特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舉

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并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滄浸而喜泉源故并取多汲者江雖長流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重修平山堂記

沈括

揚州常節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還皆出其下舟車南北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之七雖選帥常用重人而四方賓客之至者語言面目不相誰何終日環坐滿堂而太守應決

一府之事自若往往亦不暇盡舉其職不然大敗不可復支雖力足以自信始皆不能近謂之可治卒亦必出於甚勞然後能善其職故凡州之燕賞享勞太守之所遊處起居率皆有常處不能以意有所揀擇以爲賓客之歡前守今參政歐陽公爲揚州始爲平山堂於北岡之上時引客過之皆天下豪雋有名之士後之人樂慕而來者不在於堂榭之間而以其爲歐陽公之所爲也由是平山之名盛聞天下嘉祐八年直史館丹陽刁公自工部郎中領府事去歐陽公纔十七年而平山僅若有

存者皆朽爛剝漫不可支撐公至踰年之後悉撤而新之凡工駟廩餼材藁之費調用若干皆公默計素定一日指授其處所以爲堂之壯麗者無一物不足又封其庭中以爲行春之臺昔之樂聞平山之名而來者今又將登此以博望遐觀其清涼高爽有不可以語傳者也揚爲天下四方之衝且至乎此者朝不知其往朝至乎此者夕不知其往民視其上若通道大途相值偶語一不快其意則遠近搔搖謗喧紛不可解公於此時能使威令德澤洽於人心政事大小無一物之失而寄樂於山

川草木虛閒曠快之境人知得此足以爲樂而不知其致此之爲難也後之人登是堂思公之所以樂將有指碑以告者也

九曲池新亭記

沈括

建隆元年太祖親討李重進之亂駐蹕於城北使石守信破壁取重進重進以火死揚州既歸後因即其地以爲原廟天子歲五遣使獻祠以家人之禮進于廟下揚州刺史率其官屬月再朝焉嘉祐八月詔以直史館丹陽刁公守揚州當淮南大水之後民艱不支歲籍不入公以惠和慈仁康集勞

來直心正身脩明百職文武賓吏各率其業罔敢  
怠傲民卒用寧歲以大康乃以吉日巡視宮廟按  
垣揆室曰此上聖所以眷賜我邦休有惠烈實冒  
邦土祠事弗虔無以報稱廢徹無所神惠不歆於  
是墁甃丹髹弊脫黠黠一新以為瓌麗宏潔而又  
治其北垣蜀岡之淵陟其故堂博而新之對峙二  
亭臂張於前木茂泉清鳧鴈與與光氣上下朝霏  
夕陰浮動于檐櫺之間而不知有荒榛斷蔓之可  
悲也治平二年二月之晦工徒告休公將勞成于  
是屬其叅軍事沈某考詞於碑而繼之以詩曰

昔在建隆天子有征環揚有師盜不敢膺體磔肩  
分孰為肘肱推其中軍車裂馬騰截截疆場炎不  
可薄既扼其吭附者益落士勵而奮高噪大躍車  
盤轂交有萬其羣氣抑不揚投兵而奔我師感之  
潰其國門持其大醜徇于淮人天子在師將以武  
克不驚不愆以殞元慝有赫在天降則在廟孔威  
有神綏我億兆公在朝廷崇事有嚴卒奠以出龍  
旗纖纖廢無燕私其福不下公作新亭以御樽斝  
諸臣友朋孔燕俟俟我邦有休公實來為不泯有  
考我公之思

維揚龍廟記

陳造

五龍血食於揚肇自國初而備嚴於今屹然為一郡乞靈之地按圖志藝祖皇帝之破李重進也駐蹕九曲池上有龍鬪於池事已乃廟祀之其後廟廢第繪像於建隆僧舍其廟之故基與夫不廟而像之故漫不可考慶元五年帥郭侯某復屋之於池之西偏至嘉泰之元今待制趙公來制帥閩旱涸告病禱而雨歲以中熟慨念水枯早曠挽回豐穰非龍孰致之而訪視所建庫陋甚人莫起敬惕不敢安乃移為今祠居有殿獻有亭更衣有所為

屋各三間別為門而垣之掄才而堅良選貢院之餘也擇地而亢爽宅震面兌兌澤震龍廟則宜也附佛宮主香火以僧欲其專也遠邇聞見奔趨畏敬祠祭祈報無或敢怠始其經度也或告九良星在焉盍緩之公一夕夢人頰而髯顴聳而色瑩黃袍而黑緣捧赤土龍笑授公公許即為立祠旦則鳩工庀材不日而崇成迎奉之辰晴日麗空遊雲蜚雨滂鬱廟廷公親書廟額以揭殿顏是日飛雲薦瑞邦人聳觀其靈異昭著如此夫仁民而為聖賢澤物而為龍相異而相同相須以濟其所不及

天命之也而聖賢又龍所依惟五龍顯異於昔朕  
夢於今效啟聖之符而致濟世之功惟公積而德  
敷而政其信於君孚於民者俯仰無愧故有請於  
龍若桴鼓若影響惟其必諸已故能必諸冥漠懍  
愓之表不幸而水若旱惟無禱也彼且畧於已詳  
於龍吁其難哉公謂某粗知文者使之志龍之惠  
利廟之廢置庸詔永久辭不獲遂以公之所示而  
紀之且述其所以媚於龍者詩而碑之其詞曰  
五龍顯迹肇我藝祖越四壬戌郡所依怙顯允趙  
公建燾茲土迺新廟貌迺大祠宇迺以早請應不

移武始焉中熟今茲四鬴民舒氣和艾晴稼雨盈  
尺之雪及歲未暮既雪而霽望無違者民究所自  
式歌且舞惠濟如公漢則名杜宅生於公古則岐  
跗惟龍與公如賓斯主侑公之民歆祉羨嘏公爲  
民請龍弗拒之鑿筮刑牲龍則茹之鼓桴之應如  
寄而取如掇而予如交臂語民體公意莫龍敢侮  
禱穰謁歛滌樽潔俎歌歛紛若坎坎其鼓颯馭靈  
旗庶其來下燕我孫子豐我稷黍庸祇事龍彌亘  
千古

按宋之九曲亭五  
龍廟俱已詳名勝



平山堂後記

洪邁

揚為州最古南傳海北抵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華離鉞析殆且百郡獨廣陵得鼎其名故常稱為巨鎮為刺史治所為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為淮南節度使方唐盛時全蜀尚列其下有揚一益二之語入本朝事權雖殺而太守猶一道鈐轄安撫使品其域望他方莫與京也珠簾十里二十四橋風月登臨氣槩足以突兀今古茲堂最後出前志謂江南諸峯植立闌戶且肩摩領接若可攀取山既佳而歐陽又實張之故聲壓宇宙如揭日月縉

紳之東南以身不到為永恨意謂層城閣風中天之臺抑末耳然百餘年間屢盛屢歇瓦老木腐因之以傾侈薦之以兵革而禾黍離離無復一存荒烟白露蒼莽滅沒使人意象蕭然誦山色有無之句付之三歎而已

原缺

平山堂記

樓鑰

平山堂東南勝處也長淮之東地多堆阜苟見山處皆以得名於斗野山在他郡何算自泗上南來者望而首得之故米寶晉有第一山之詠儀真西北登高見建業諸山而有壯觀之勝揚州大明寺

所謂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千載無領畧之者六一居士一覽而得之撤僧廬之欹屋作為斯堂而風景煥然遂名天下公以為占勝獨江南諸山一目千里而王荊公亦謂一堂高視兩三州者也天造地設待人而發淙之醉翁峽之至喜皆以公得名而揚又居南北之衝士大夫往來喜至其下自堂之成所謂風亭月觀吹臺琴室之舊俱在下風矣公之記峴山亭謂峴蓋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豈非以其人哉羊叔子與杜元凱是已亭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此堂亦

幾是耶然而物有盛衰承平才更十七年而堂已圯壞直史館刁公約新之沈內翰括為之記紹興末年廢於兵燹周貳卿淙起其廢而洪內翰邁記之近歲趙龍圖子濛嘗加葺治鄭承宣興裔更剏而增大之開禧邊釁之起環揚之境本無侵軼而是時閫帥畏怯太甚始以大言自詭事未迫而欲遁遽假清野之名縱火於外負郭室廬延燔一空而堂為荆榛瓦礫之場於茲數年矣嘉定三年寇攘既息而旱蝗饑饉之餘瘡痍益甚皇上思得人以鎮撫之大理少卿趙侯方以閩漕之節僕次於

平山堂圖志卷八  
九  
浙右遂除右文殿修撰起帥於揚遠繼叔祖龍圖  
之軌下車之初日不暇給簡節疏目恩威並用教  
條井井軍民帖服邊鄙旣已不聳而年穀順成寢  
復樂土之舊原缺

明

功德山觀音禪寺記

嚴貞

功德山觀音禪寺在郡城西北七里大儀鄉地勢  
高三十三丈餘即古之摘星樓基也元至元年間  
僧申律始來駐錫結菴爲宴坐經行之所丙申年  
廢弛洪武己未僧惠整等募衆造觀音天王二殿

各三間慨無聖像往蔣山寶公院祇請聖朝欽賜  
八功德水塑觀音像并地藏像乙亥重造山門門  
以間計者三其高二丈深如其高而益丈有二尺  
以爲廣又前爲正殿以間計者五其高五尋深如  
其高而益尋有三尺以爲廣復於正殿之東北建  
鐘樓而其高如正殿其廣減正殿五之三闕兩廊  
東西作禪悅僧堂各五間左右環爲僧廬方丈退  
居庖湏之屬地勢中高外峻則貼石以廣其址凡  
木石瓦甃匠傭之費爲鈔三萬五千七百緡爲米  
一千五百六十斛實洪武辛酉之年落成也繼募

僧今善緣憫年遠而殿廡頽圯瓦木朽腐聚財鳩工重新修葺復建山門一所曰雲林佛塔一座以鎮峙其門三十餘年漸見華燈輝映金鐸鏘鳴曲檻方櫺下臨無地善緣謂此殊勝昔所未有宜當登載以示方來爰狀其實謁辭為記按建康志蔣山舊名鍾山考其地脉則由東南泝長江而西數百里蜿蟺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行西為覆舟雞籠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蔣山對峙名之曰寶珠峯八功德水寶公院實茲山請奉聖像流派勝源也今功德名山奠茲吉壤神棲聖止安

焉以寧千載猶一日殆非偶然也善緣經度指授久而弗懈宜有以勒石以示永久無忘所自云爾若夫茲山已往陳蹟未為之志前作後述是在來者與夫山川風物之美亭軒樓閣之勝著于前賢紀詠茲不復書  
重修大明寺碑記  
距揚郡城西下五七里許有寺曰大明蓋宋孝武時所建也孝武紀年以大明而此寺適初於其時故為名宋都官員外郎梅聖俞堯臣有曰蕪城之北大明寺闢堂高爽趣廣而意麗又曰此景大梁

平山堂圖志 卷八  
無則其舊規之觀美可窺矣然歷世既久遂爲瓦礫牛羊墟過者興慨景泰間有僧曰智滄溟者本真之武弁裔少慕禪宗投禮冲徹堂禪師出家爲佛弟子天順間北遊五臺回抵于揚偶適野見摘星樓西平山堂東中有空隙地約廣數十畝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地孔良放生池環于左清平橋橫于前若遺址也啟請郡守三原王公宗貫衛使李公鎧徐公清輦乃結小庵以棲于上不踰月夜夢一神人指示之曰某有井井有藏循其處而發之果得古井內有殘碑一方上有大明禪寺數字

人自是始知爲古刹其出於神授如此四方博雅嗜義之人悉捐金貲爲法堂五間東西廡各數間庖湍庫庖以次麤備越宏治癸丑關陝諸巖客始建大雄殿設立金像規模甚宏偉而智滄溟尋示寂矣厥徒鎮大方嗣其緒至乙丑歲復建天王殿五間而大方亦故今孫廣勝主焚修焉於正德丁卯建伽藍祖師一殿蓋自是始稱備矣夫勝地古蹟湮沒幾數百年而恢復于祖孫相繩之三世厥功懋矣然非輕財者樂爲之助其能告落成也哉固宜礮石紀名以垂永久此主僧所以爲請也予

起復過揚時嘗與江都丞曾英子門人葉如樂輩  
登眺飲泉水於其間於時尚草草也今越二十年  
矣而此寺規模寢備予憶舊遊臨文不覺憮然

重修法海橋記

馬駙

出郡城西折而北二里而近有寺曰法海創造經  
始莫可考寺僧淨杲爲予言寺存斷石經幢中有  
天祐字知爲唐物嘗築垣得廢井甃文曰開皇開  
皇隋文帝年號至是幾千年矣出寺門而東舊有  
石橋建始亦莫可考凡郡人有事於西郭棹小舟  
自南而北由是橋達寺踰寺不數里爲大明觀音

二寺循岸轉而西爲茅義士祠其陸自土穀壇道  
新雷二塘汴渠甘泉其外百里高郵天長諸湖罔  
不循由是橋蓋一郡之名勝西北之要轄也歲久  
風雨剝蝕漸圯而壞壤土甃石下湮上泐杲時爲  
寺主僧思起廢而取新屬揚州衛指揮致仕火公  
暇日與客過寺顧瞻頰仰因杲所及而慨然任之  
召工會計取石於吳踰年而橋成所費踰百金華  
偉堅壯崇址而堅垣濬其下益深車馬戴負牽挽  
擻掣日相尋于上舟楫往來簫鼓填咽日相尋於  
下是舉也其費盡出於公未始釀金於人杲乃礮

平山堂圖志 卷八  
石載跌謁記於予予因不辭而記其顛末如此公  
名晟字尚明爲橋時年七十有八杲字東暘始終  
於橋者也其徒道倫孫德訓嘗用力畚鍤之勞例  
得附書是爲記

重修大明寺記

葉觀

廣陵爲江淮之都會故多勝蹟值宋元兵火之餘  
其存者僅十之二三耳考之南北朝有寺曰大明  
湮沒久矣天順間僧名智滄溟者于郡城西五里  
平山之原而得其遺址焉遂出囊貲延檀越而重  
建之殿宇崔嵬門廊秀拔泗水通流江峯迭翠誠

勝境也歲久荒頽其徒干謁而無緣光祿署丞火  
君文津一旦慨然曰余承先人之業資其所費以  
增山川之盛不亦可乎遂捐千金葺之闢山門之  
隘者三易棟宇之腐者百廣殿之前簷以軒凡五  
楹焉左右建鐘鼓二樓東西立門二座所以豁登  
覽洞出入也見其山曠衍平伏謂歐陽文忠公所  
建平山堂在其右而久傾遂扁其前庭曰平山堂  
飾之青綠施之文綵所以昭先賢之佳況也門之  
外有井爲古之第五泉乃浚之立亭其上復建廊  
房十四楹於方丈之右以爲僧之棲止視滄溟所

平山堂圖志 卷八  
創規模宏麗矣督工者戶侯張西樓壘也僧感其德走竹西草堂求荒文以紀之觀有感而言曰美哉火君之舉余昔登其山而游覽焉水光東注山色南侵雲霞遠疊綠野平臨鑑樓左峙鄉祠右迴邗江透前盱山擁後鶯花明媚林木鬱蔥白月皎野瑞雪鋪瓊凭高眺遠四時可娛之法界也今復葺而新之其郡之麗景何加焉余嘗謂其先人樂山公之種德崇儉善于積財而文津之好義喜施善於用財克家之慶也噫非樂山之善積無以成文津之美非文津之善用無以顯樂山之名易曰

考無咎文津以之因紀其槩以爲後之尚義者勸  
廣陵三先生祠堂記 廣陵三先生祠 胡古植

廣陵今稱三先生爲宋胡安定瑗王竹西居正李樂庵衡嘉靖初臺察雷君應龍撤非鬼像即厥祠祀安定焉示崇正也予按兩淮之明年維壬寅春王正月祇謁祠下祠下諸校生胥諗願以王李二先生配食永永樹之風聲謀諸郡守懷幹輩僉唯唯遂增牢安主諏吉肇裡扁曰廣陵三先生祠邗人士聞之欣欣若有興者乃申告曰豪傑踵興山川協靈生式於鄉歿尸於社民之秉彝雖百世可



知也傳稱門人皆循循雅飭又知稽古愛民每誦至此未嘗不歛衽起敬也蓋嘉安定之教為有本云而世徒以條約槩之殆淺乎知安定者竹西自隱約時即不以希世而改是非之心樂庵宦跡所至專務誠意化民斯其人可易易視哉以予所聞彼皆所謂豪傑之士而無文猶興者假令登孔門當不在閔冉下矣夫崇賢以貞教也祀往以勸來也有倬維揚稱雄振古譽髦斯士誕際昌明孔軌可追鄉範伊邇論世私淑無亦是務乎苟徒俎豆云爾奚取于三先生之堂是為記

重修司徒廟記

金獻民

去歲予奉敕之江西道便揚皇華亭山西澤州李君藁商於揚而翁謫予相與素善藁故人子也因迂飲於城西之平山堂藁曰堂之後有祠甲一郡而最神者揚之人無分縉紳士夫男女長稚咸頡顙而遵信之歲時旱潦郡之有事其下靡不應酬民有螟蟊蟲賊與夫癘崇不祥是惟無禱禱輒應為影響靈異之顯不可具狀詢其神英顯司徒也神五人五姓首茅次許次祝次蔣次吳以義相尚結為兄弟奮身匡危多建異績揚人建廟於此歷

平山堂圖志 卷八  
代以侯王封之是廟之建凡幾百年矣言既酒半  
民因鼓在席之士步殿庭而歷廊廡跡其事皆駸  
久不治且壞衆合詞言曰李君事齷此邦有年而  
履其福者數矣又常宴遊於斯矧君挾貲鉅萬惡  
得恣然無情哉余繼曰然君應曰諾既而捐貲凡  
若干緡躬構材走徒程工晨夜展力於是傾頽者  
起破缺者成腐朽撓折不鮮者治之於前人無侈  
於後觀無廢煥然俱新矣余未幾事竣旋自江西  
適理新之餘訖功之日藁詣行次請民記之民既  
得遊于此又列詞其下誠快事也廟之作經始於

平山堂圖志 卷八  
乙亥歲冬落成於丙子歲春不期而成其神速如  
此其亦有所感而然耳遂援筆書之以畀藁

平山堂圖志卷第八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平山堂圖志卷第九

寧夏 趙之璧 編纂

藝文七

記二

國朝

平山受宗和尚法源記

笄重光

達摩受西天般若多羅密印六傳而至曹溪曹溪五傳而至洞山曹溪法道賴洞山而播于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之曰曹洞宗洞山之後而雲居兒孫獨盛雲居四傳而至太陽曹洞一宗又為天

平山堂圖志 卷九  
下冠今所傳曹洞宗者則皆系出太陽之嗣投子  
青者也投子之得芙蓉知見高邁而天子三詔不  
赴二十七傳而爲雲門澄公雲門嫡子爲百丈雪  
雪下有四十餘人唯燈公門庭孤峻學者罕受其  
旨及晚年主席焦山始得克家兒是爲今棲靈寺  
之受宗旨大師受公去洞山凡三十世也棲靈居  
維揚郡之西北明天順間有坐道場說法者乃滄  
溟福智禪師也丁酉夏余歸自西江見受大師語  
錄于家宏和尚空青山始知曹洞宗風至今未墜  
且與家宏和尚皆出破闇燈公之門爲江南江北

之主盟斯道者得不有補于僧史耶數日後家宏  
和尚以棲靈語錄見教索一言爲引余非不敢彰  
山水之勝實有俟于江北之諸大宰官且以大師  
得法之淵源告之天下爲繼祖續宗者之所重云  
真賞樓記  
朱彝尊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冉拓堂  
後地爲樓五楹設粟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  
蘇子瞻諸君子名曰真賞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  
父詩中語也君既爲文勒堂隅識落成之歲月請  
予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

知揚州府事實期予適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予獨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頽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愀然長喟謂茲堂之勝殆不可復睹曾幾何時而晴闌畫檻忽涌三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既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有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興會所寄然春風楊柳蓋別久而不忘予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即永

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游賞之地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堂可知已肇祀焉庶其馮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爲游觀之所可以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爲葺治至於日圯理固然也試登是樓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於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之堂始可歷久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予雖不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之末猶幸勒名樓下附汪君之文並傳於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紅橋游記

王士正

出鎮淮門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岍起伏多態竹木  
蒼鬱清流映帶人家多因水爲園亭樹石溪塘幽  
窈而明瑟頗盡四時之美拏小艇循河西北行林  
木盡處有橋宛然如垂虹下飲于澗又如麗人靚  
妝裒服流照明鏡中所謂紅橋也游人登平山堂  
率至法海寺舍舟而陸徑必出紅橋下橋四面皆  
人家荷塘六七月間菡萏作花香聞數里青簾白  
舫絡繹如織良謂勝游矣予數往來北郭必過紅  
橋顧而樂之登橋四望忽復徘徊感歎當哀樂之

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謝治城之語景  
晏牛山之悲今之視昔亦有然耶壬寅季夏之望  
與籜庵茶村伯璣諸子倚歌而和之籜庵繼成一  
章予亦屬和嗟乎絲竹陶寫何必中年山水清音  
自成佳話予與諸子聚散不恒良會未易邁而紅  
橋之名或反因諸子而得傳于後世增懷古憑弔  
者之徘徊感歎如予今日未可知也

重建平山堂記

金鎮

余蒞揚值軍興伊始征調旁午數月始得整理廢  
墜稍稍就緒偕郡之賢士大夫觴詠蜀岡之上感

平山堂圖志 卷九  
四  
平山堂之毀爲僧寺與汪舍人蛟門暨同遊諸君  
將謀復之也既爲文述宋歐陽公治郡政績以其  
餘力創爲是堂及今之既廢而宜復之意以語共  
蒞茲土者視舊址迤西又闢前後隙地二畝許益  
之度材量費上自巡釐侍御暨僚屬大夫其心同  
其言樂以九月經始歲終迄成事木石堅緻黝堊  
鮮彩軒檐既啟江山欲來五百年之壯觀一朝頓  
復適余奉命視郵政江寧喜其將去而落成也復  
偕諸君子登山置酒而樂之郡之父老既歡既愉  
士女奔湊攀崖捫級來觀者不絕是時適攜李曹

司農至首爲五十韻長句紀其事凡郡之縉紳學  
士及四方名流無不楔宮徵敲金石效竒呈美於  
茲堂之上論者謂與蘇王秦劉諸賢之唱和不相  
上下而惜乎余非歐陽公其人也夫一堂之興復  
微耳然人情欣欣若以爲事之必不可少者何也  
方今東南不幸多事吳越之郊一望戰壘民負楯  
而炊喘喘不能終日揚以四達之衢吾得與二三  
子保境休息於此里門晏開守望不事四方之結  
轂而至者指爲樂土此非大幸耶當此之時而使  
前賢之名跡缺焉湮沒至廢爲梵鐘燈火之場而

平山堂圖志 卷九  
不恤既非所以稱爲民父母之意揆之人情亦必有鬱然不樂者也以余之德薄所以能使一時之爭勸其事而歡樂其成功者凡以順人情之所欲爲而已然爲此於萬難倥偬之際比之前人創建之日其勢尤有不易者非諸君子之協力交贊即予亦何能藉手告成哉是皆不可以無記也

平山堂記

汪懋麟

揚自六代以來宮觀樓閣池亭臺榭之名盛稱於郡籍者莫可數計而今罕有存者矣地無高山深谷足恣游眺惟西北岡阜蜿蜒陂塘環映岡上有

堂歐陽文忠公守郡時所創立後人愛之傳五百年屹然不廢康熙元年土人變制爲寺而堂又無復存焉矣揚在古今號名郡僚庶羣集賓客日來所至無以陳俎豆供燕饗爲羞孰甚而老佛之宮充塞四境日大不止金錢數千萬一呼響應獨一歐陽公爲政講學之堂亦爲所侵滅而吾徒莫之救不亦甚可惜哉堂初廢余爲諸生莫能奪六年釋褐與余兄叔定爲文告守令將議復又迫於選人去京師五年而茲堂之興廢未嘗一日忘也十二年秋山陰金公補揚州余喜曰是得所託矣金



公諾至郡廢修墜舉士民和悅會余丁先妣憂歸里相與蓄材量役度景於明年之七月經始於九月告成於十一月不徵一錢勞一民五旬而堂成公置酒大召客四方名賢結駟而至觀者數千人賦詩落之會公遷按察驛傳道移治江寧去明年春公按部過郡又屬余拓堂後地為樓五楹名真賞樓祀歐陽公與宋代諸賢於上皆昔官此土而有澤於民者堂下為公講堂左鐘右鼓禮樂巍然所以防後人不得奉佛於斯也堂前高臺數十尺樹梧桐數本舊名行春之臺今仿其制臺下東西

長垣雜植桃李梅竹柳杏數十本敞其門為閶闔廣其徑為長隄垣以西古松蒼翳松下有井即第五泉覆以方亭羅前人碑石移置其上是則平山堂之大槩焉為用二千四百四十八兩六銖為工萬有八千五百六十為時周一歲資出御史轉運太守諸佐令鄉士大夫兩河諸商而百姓無與焉任土木之計者道人唐心廣勞不可沒例得書噫嘻平山高不過尋丈堂不過衡宇非有江山奇麗飛樓傑閣如名嶽神山之足以傾耳駭目而第念為歐陽公作息之地存則寓禮教興文章廢則荒

平山堂圖志 卷九  
荆敗棘典型凋落則茲堂之所繫何如哉余願繼此而來守者尚其思金公之遺意而吾郡人亦相與保護愛惜則幸矣因勒此以告後祀

重建平山堂記

魏禧

平山堂距揚州城西北五里許宋歐陽文忠公所建公守郡時當慶歷末天下太平公治尚寬簡故獲興是役與賓僚飲酒賦詩其中今六百餘年廢興不一至於蕩爲榛蕪盜據爲浮屠而其地以公故益名於天下登臨者慨然有峴首之思焉揚州古稱名勝然絕少山林邱壑之美城以內惟康山

一阜頗三面見水外則平山堂望江南諸山最暢康山既屋而平山又久廢矣自堂建後揚州數遭兵禍至紹定初歷一百八十有二年而李全之亂猶置酒高會於平山堂豈斯堂倖免兵火抑毀廢復有賢者修舉之耶今觀察金公前守斯郡政既成慨先賢之不祀郡之最勝地久廢與鄉大夫汪君蛟門謀廓然新作之不以一錢會諸民五旬而堂成有堂有臺其後有樓翼然以祀文忠公軒敞鉅麗吐納萬景視文忠字當日不知何如而觀察公化民善俗之意亦因可以推見蓋揚俗五方

雜處魚鹽錢刀之所轉仕宦豪強所僑寄故其民多嗜利好宴游徵歌逐妓裋衣媮食以相誇耀非其甚賢者則不復以文物為意公既修舉廢墜時與士大夫過賓飲酒賦詩使夫人耳而目之者皆欣然有山川文物之慕家吟而戶誦以文章風雅之道漸易其錢刀駟僮之氣孽而揚土洿曼平行惟此山差高足用武之地公建堂其上又習以俎豆之事抑將以文事靖兵氣焉公名鎮字長真浙之山陰人丁巳仲秋余客揚州公適自江南來攝鹽法乃停車騎步趾委巷而揖余以記見屬余惟

康山以海得名平山堂以歐陽公名天下嗟乎地以人重公其自此遠矣

修復平山堂記

毛奇齡

平山堂踞維揚之勝岡巒竹木蔭映四野相傳六一守揚時公事之暇率賓朋讌集歌詠其內是以逡巡數世歷歷可紀而其後不能繼也夫天下興廢多矣考之六一去揚其距建堂時相去未遠然當婺川劉公來而六一送之其繾綣故跡屈指年歲戀戀於所為庭前手植而丁寧浩歎一若彈指之頃早有古今盛衰之感生乎其間暨東坡再來

三過平山乃復徘徊憑弔託諸夢寐猶後此者也  
蓋物盛則衰隨事興而廢踵理有固然而第當循  
環遞至則湮廢已久將必有人焉爲之興復而方  
其極盛亦遂有起而持其後者乃堂介浮屠左右  
蔽虧始未嘗不相爲倚恃而其後堂既廢而浮屠  
獨存然且故址昭然遲久未復予嘗過其地而悲  
之今太守金君自汝南來遷重守是邦計之有宋  
慶歷間相去甚遠且治揚甫匝歲即復遷江南副  
使倉卒引去又其時適當六師張皇禁旅四出之  
際往來芻秣日不暇給乃登臨感慨毅然修復於

所謂平山堂者是豈僅爲遊觀地哉蓋亦有感於  
前人之所爲而興而廢廢而復興汲汲以成之惟  
恐後也予鄉蘭亭自永和修禊傳之迄今數千年  
間廢日多而興日少當君守汝時汝無名蹟然猶  
考淮西舊碑勒段韓二公文於碑之陰陽而覆之  
以亭蓋古今賢哲風流相映非偶然者第堂成命  
酒賓朋歌詠已非一日而予以訪舊之餘續遊其  
地不期月間一若賓主去留後先頓異者昔人所  
謂登斯堂而重有感也堂以某年某月成越一年  
乃始飲於堂而屬余爲記

修復平山堂記

宗觀

堂因蜀岡之勝帶郭面江揚之士無山江南山皆其山也計創始於歐陽文忠公距今六百餘年中間更廢興者屢矣而廢之久且盡莫甚今日寺僧即其址爲殿宇舉向之欹楹危檻參峙于龍蛇漫漶者湮沒無留而平山堂之名亦亡登臨憑眺之士緬想乎流風餘韻而力弗任焉康熙十二年癸丑山陰金公來守茲郡汪舍人蛟門從京邸以重構請公領之會到府軍興旁午羽書四至不暇及也閱數月政成時豫乃偕賓客具舟楫尋六一高

蹤則棲靈寺矗然壁立重垣周固山光隱見甕牖目不及舒公喟然曰湮前哲廢後觀伊誰責耶維時略基址審面勢程土物庀材用具餼糧量功命日弗亟弗遲居人或不知有工築始至而堂巍然五楹中敞廊廡洞達再至而樓屹然又至而門祀甃甃次第完具於以見天之曠氣之迴詠山色有無之句凡亘屬縈紆出没濃淡以效竒競秀於茲堂之前者始還故觀遊者恍然如寐而醒既成以燕遠邇歡極而賀曰自公之來也使我不驚枹鼓不苦扉屨不煩訟獄州士女既安其簡且靜謂我

公亦宜有遊觀之美以休其暇日幾不知堂之所  
以始矣嗟乎廢興成毀之相尋一視乎人人去則  
傳無窮余既歎名賢之跡歷久更新非浮屠之術  
所能奪又念我公所居之勢較諸慶歷以來豐亨  
無事得以極山水賓客之娛者難易殆有間矣故  
書之以告後之來遊者

修創棲靈寺記

孔尚任

棲靈寺在揚州之蜀岡即宋孝武所稱大明寺者  
其興廢莫可考寺之西偏爲平山堂則六一公守  
郡時所築後賢嗣而葺之者也余出使時數過其

間寺僧道宏禪師必出筓蕨留予久談蓋堂前之  
楊柳壁上之龍蛇猶彷彿可覩焉况禪師了悟一  
切又能爲詩人與地宜故不憚畢力修之自己亥  
繼席以來凡殿宇塔院齋堂厨庫寺應有者遂無  
不有蓋百有餘楹矣蜀岡故無松師覓松秧萬本  
高下栽之鬱鬱森森望若深山寺故無梅竹今庭  
院交蔭宛轉如畫我

皇上南巡兩幸平山

御書怡情二字親賜禪師蓋不止賞其地並亦贊其人矣  
今建有諸天寶閣乃懸書之所也寺之盛未有盛

於此時者實師之力居多云師名德南號介庵道  
宏其字也俗爲江都胡氏子乃文定公之遠裔明  
末揚州被兵怵惕棄家投江西贛州善慶庵受宗  
旨和尚雜染歲丁酉隨和尚來棲靈寺三載和尚  
示寂師主持院事癸卯造方丈成善信請居新室  
始上堂結制說戒甲辰郡城士夫請住惠照入院  
修葺未幾復歸平山至庚午夏六月請本郡紳衿  
護法交常住與法嗣麗杲西堂繼住方丈師退居  
吉祥禪院師乃洞山三十一世之正傳破闇燈和  
尚之嫡孫受宗旨和尚之法嗣也余因平山爲予

舊遊地師爲予方外友其弟子麗杲亦能詩跋涉  
來都諄切囑予乃次其所述者如右

重修平山堂記

尹會一

自古地以人重揚州四方都會絕少山林城之西  
偏陂陲曼衍有堂翼然自宋歐陽文忠公守郡時  
建至今以平山特聞中間屢歷興廢且七百餘年  
矣

聖祖南巡嘗臨幸焉既

御書平山堂復

賜賢守清風額蓋不獨重公之賢亦所以風厲守土之臣

意至深也使者壬子夏來守是邦登堂肅拜  
天章爛然震耀心目踰年擢司轉運又三年

簡命視鹺公餘一載過之時鄉大夫汪君應庚以斯堂漸  
圯蠲貲修繕整崇階植嘉樹濬第五泉新其亭周  
山種松十餘萬蔚然蔚然非復舊觀矣余嘗念維  
揚古稱名勝然何遜東閣昭明選樓徐湛之之風  
亭月觀訪其遺墟荒涼滅沒而斯堂屢更兵燹每  
廢輒興久且益勝公之靈在焉不可得而泯也若  
夫堂之左爲棲靈寺唐時塔毀於火汪君即故址  
建藏經樓其後則觀音閣前廊置寮舍以飯僧皆

因堂及之者已復以公命堂意築爲平樓綺疏四  
闢遙眺南徐水氣橫浮萬山拱揖設起公於今當  
復與賓僚觴詠顧而樂之愧予未獲賡其餘韻也  
於戲揚人士擁高貲侈豪舉固所時有汪君以力  
敦善行聞於

朝嘗即其家拜光祿少卿觀於斯堂乃亦爲增勝蓋  
先皇之寵錫賢守之風流山川文物相輝映詎遊選勝  
云爾哉汪君其知所重也矣

重濬保障河記

尹會一

今天子崇尚禹功盡力溝洫自畿甸以及東南悉



詔興修水利蓋所以謀民者至矣揚州地廣而饒水泉之所爲滋息也歲壬子制府都御史尹公推

上功德加惠元元疏請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奏可而施畚鍤焉緡給於帑役董於官庶民效子來之誠不數月而厥功以竟余適奉

命調守是邦與告成事閱日邦之薦紳先生謂余曰市河之流暢矣然而引貫有源抑經營未可後也城西保障一河即舊所稱砲山河者襟帶蜀岡繞法海以南通古渡在昔春水柳陰遊船歌吹咽岸塞川而百貨鼓枻其間田疇資以灌溉此固與隍池相

表裏誠得藝其淤澱進以廣深則非惟壯郊原名勝之觀其攸賴於市河之蓄洩者實大余因切究形勢相度以諮諸監督水利程公公樂成其美爲遴練幹之王君華俾襄厥事經費所出則余以俸倡而紳士之好義者佐焉於是周廻故址擴而疏之更爲鑿其斷港絕潢使欸乃相聞迤邐以至於平山之下父老謂以今視昔有益滙遠而流長者矣鑿鼓既竣方今春和時有請編柳桃於堤衛疏土而騁遊目者固亦足以表民物之殷阜示太平之景象也爰復捐植而不敢以下煩吾民夫體國

經野職有常經矧

皇上加意閭閻民利是利爲吏者唯是奉宣德意區區之役寧謂足紀述以告將來然而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正亦不得不深有望焉云爾是爲記

萬松亭記

汪應銓

蜀岡東最高處萬松亭在焉吾家光祿君所作也蜀岡無石其土厚宜樹木顧無好事者君輦松栽十萬餘緣岡之坳突直屈櫛比而環植之數歲中蟠亘蒼翠日晴風疎遠望如薺鱗張鬣竦即之挺立步於林樾彌天翳景其東岡勢中斷旁扈而下

削亭踞其顛帶長林倚遙野二十四橋之煙景三十六湖之波瀾浮映簷檻可攬可掬洵奇勝也或曰松逾十萬而以萬松名亭何也曰柳子厚萬石亭記所謂石之數不可知以其多則命之萬石者也或曰凡亭之勝遊觀觴詠之樂寒餓疾痛之夫不與也萬松之芘賴繩床甕牖旁風上雨之居民弗善也光祿君自其子姓以暨塗人燠寒飢饑孤露而廕庥之呻而醫藥之嬰而遂長之溺而筏之岸之其人其事不可殫數

天子褒異之國人銘詩之吾子闕焉而斯亭是誌何也曰

此吾所以誌斯亭也蘇子瞻為麻城令作萬松亭詩云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君則萬松之鄉人也又有德於其鄉子孫之祥與松俱長矣傳有嘉樹雅有角弓無忘封殖敢諗來者君名應庚亦自號萬松主人云

五烈祠碑記

龔鑑

登蜀岡迤平山堂右有列冢纍然接隴臨蹊東西違谷數武是為五烈之墓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周氏也先是池烈女寔其所其自霍以下人稱其烈無殊也而欲令相近先後為墓于其側墓

地故屬江都析縣後乃隸甘泉歲壬子余來視縣事展謁幽埏晞思風美之所扇以為節義者訓俗之標建也顯幽旌善可以競勸五烈生秉峻節合義同風緬紀英淑宜當除地啟宇崇而祠之於是乃謀於邑士大夫時則汪君應庚喟然而興肩乃興作役財鳩匠授模締構閱時告畢來諗成功予乃躬率邑人潔蠲敬享禮終顧瞻榱桷低徊久之爰命伐石書其事曰案池烈女故貧家子早失母及笄父以字吳某子廷望廷望從軍死於粵吳請于女父欲以改配其次子有成言矣女預知之伺

七

其父出投縲死霍氏稱霍九女事父母以孝著年  
十九許嫁李正榮十日正榮死女聞號慟自殺以  
殉里人義之爲舉其喪葬於池烈女墓右稱雙烈  
云其後有裔氏氏爲孫某婦姑及其二女皆不潔  
他日歸具白母且誓曰弗死懼及吾無以視人世  
既而還家則姑及二女方共客飲婦恥之乃扃戶  
紉其衣自相而袿而裾綴連不解然後經其脰死  
事聞郡守孔毓璞歎之爲立墓於雙烈之旁程氏  
者項起鵠妻也成婚三月起鵠賈於外死粵西之  
岑溪諱音至即哭辭舅姑且屬其叔以善養遂自

經也既葬邑令王元穉親詣墓門爲下拜題其碣  
而去周氏者江寧人適陳國材移家於揚夫暴疾  
終周誓以身殉父往慰諭之泣曰兒有宜死者三  
上無舅姑下無子且貧若此衣食安所賴即嫁耳  
嫁豈兒所忍言兒志決矣卒不食而死嗚呼此五  
烈者少長窮巷編戶之中未有從姆教稱詩書而  
服乎女箴之明訓也又不有心則乎前載烈義斷  
髮磨笄之行而踵而行之也且生者情所貪而死  
亡生人之大惡雖以大雅所勗見危而慄或未能  
強勉以庶幾又乃况女德斯在陰儀不剛曩使回

易其心抑亦寒鄉凡裔內則所不求固然無足怪而五烈生非清門鑒非圖史並共慷慨大節決然誓命以裁當其據節銳情一往不改金石同其精堅鬼神泣其幽渺所爲寧載於義而死毋載於地而生者何其廩廩歟且夫牖民以章教爲務自昔爲政崇獎前徽固將以忠孝貞廉之行動其彝德之好而生其感也如五烈之清英潔白誠宜激厲洗頽此而不圖其何以奉紹理化予甚慙焉是用肇造祠宇以樹風聲庶夫仰遺芳者知所興起而深幸汪君之能相與以有成也汪君淮南宿德居

鄉行義弗倦今茲勝舉其功於名教尤本祠建於雍正十一年九月閱三月而訖工中爲堂幾楹門廡廊舍咸具蓋明靈妥於是是爲不泯矣葺而新之當所期於來者

重修范文正公祠記

汪應庚

宋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謚文正范公忠節大儒文章勲業震耀無窮自慶歷至今六百餘年祠祀幾遍天下揚之有公祠也以公爲右司諫時江淮旱蝗請遣使循行朝廷即命公安撫所至除淫祀賑乏絕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以進請示六

宮貴戚戒其侈心又嘗監西溪鹽稅海陵舊有捍  
海堰堙廢已久民苦秋潮冒田公謀于發運使張  
綸請修復之西自鹽城北至山陽南至通泰海門  
築堤壘石連亘數百里又置牐納潮于邗通利漕  
運海濱沮洳瀉鹵之地復爲良田民以奠寧二事  
於公之生平非其大者亦足以見公已饑已溺之  
心禦灾扞患之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誠明敏  
通照決事如神之識宰天下則功在天下涖一方  
則功在一方揚人之繫思而俎豆之固其宜也慶  
歷聖德之詩韓范富歐陽謂之四傑當公出知饒

州歐公移書諫官責其不言斥爲無耻高若訥繳  
奏歐公與余靖尹洙悉從公貶當時又謂之四賢  
至於墓碑所書獨著其行已臨事繫于天下國家  
之大知公者獨歐公爲最深揚人建公祠于蜀岡  
與歐公平山堂相望又其宜也明季公裔孫良彥  
以御史巡按南畿有事于祠僚屬陪位士庶觀禮  
時方修建訖功有嚴有翼亦越百年榱桷朽蠹赤  
白彫剝應庚鳩工重葺因故爲新蓋風義之所感  
激不容已者亦庶幾致敬先賢云爾

重修胡安定先生祠記

汪應庚

先生學通經術爲范文正公所知薦校鐘律授試  
秘書省校書郎後范公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  
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病  
免已而以太子中允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  
再召入京議樂于秘閣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  
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中以太子中  
允充天章閣侍講前後遷秩皆不離太學此先生  
歷官之較然者也先生教學之法慶歷建太學之  
時頒天下以爲著令經義時務有以砭學者專尚  
詞章之病又言行而身化之其教嚴而信其道久

而尊其爲學官及居太學四方學者雲集至館舍  
不能容其從先生學而歸者材無高下皆喜自修  
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爲  
先生弟子也當其從太學去歸其鄉也都城賢士  
大夫送之東門至與諸生同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爲榮景祐明道以來能爲師者唯先生與孫復  
石介三人江都潘及甫有文行聞先生倡學於湖  
往從之先生愛其文以爲非諸生所及遂補學職  
後及甫舉進士官屯田員外郎遷左朝散以詩禮  
終其身學者以先生爲知人此先生善教之歷然

者也宋史東都事略皆云先生泰州人而郡志人物不載蜀岡祠堂不爲撰文立碑余每惑焉是以鳩工庀材堂宇門垣悉加繕葺而詳記先生之生平刻石以陷置壁間庶幾後人得以悅瞻遺範追想緒言而欣然有所興起也

揚州東園記

屈復

東園曰揚州者別於真州也園在城西而曰東園者地居蓮性寺東因以名之從舊也前五十年余嘗登平山堂北郭園林連錦錯繡惟關壯繆祠外荒園一區古杏二株扶疏干雲日叢篁蒼密荆棘

森然去年春又過之則蕪者芳塊者殖凹凸者因之而高深遊人摩肩繼踵矣周以修廊紆以曲檻右結脩然亭左構春雨堂嶺下爲池梁偃其上新泉出焉味甘冽不減蜀岡名曰品外第一泉雲山呂仙二閣矗乎前後門臨流水花氣煙霏而古杏新籜愈濃且翠縱步躋攀攜手千里堂以讌亭以憩閣以眺而隔江諸勝皆爲我有矣臨汾賀吳村舉酒屬予曰此某偶約同鄉諸君所新葺者也歐文忠東園記有云四方之客無日而不來吾三人者則有時而皆去也今揚之衝鯨過於真來者日



益多君行且歸老渭北余明年亦將旋里矣幸為  
余記之夫君與鄉之同志標舉勝槩既各適其適  
而籬門不閉揚之人士又時遊焉雖去而鄉之同  
志有不封殖其林木修葺其牆屋者乎揚之人有  
不因鑑湖而懷賀監者乎則君固未嘗去耳吳邨  
名君召喜風雅好賓客與人不設町畦每觴余於  
此余知其襟度灑然異夫擁所有以自封者故為  
之記

序

國朝

題東山公平山堂詩後

趙吉士

先徵君東山公師豫章黃楚望先生得程朱之學  
發明春秋大義共學齋教授生徒遇亂部署土人  
策捍圉即鄰邑亦稟受方畧云入明徵聘史局與  
宋文憲王忠文諸公齊名有贈貽詩劄載在集中  
集刻舊本世藏家塾吾祖父以授吉士時時奉讀  
見有平山堂次韻詩茲領權揚州重刊遺集適閱  
揚州志則平山堂詩久入志公暇招侶遊平山觀  
碑刻見先句未有刻吉士敬摹勒上石踵原韻附  
之嗟乎江山風月今古如斯遊蹤題詠莫可指數

平山堂圖志 卷九  
要須詩以人傳未必詩能傳人也先徵君詩流傳  
三百年寧待勒石然海宇名勝尤有以人增重者  
自茲以往遊目興思或不但以楊柳春風徒作文  
人一曲也至於吉士登臨者屢矣迨是時始紀名  
石未附先徵君以傳則予小子之幸也夫

平山攬勝志序

汪應銓

余嘗以謂揚之蜀岡與蘇之虎邱相隔江南北而  
兩山相類顧野王謂虎邱高不抗雲深無藏景卑  
非培塿淺異疎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斷而復綴  
抑巨麗之名山大吳之勝壤蜀岡隆然土阜發脈

萬里朱子所謂岷山夾江兩岸而行自蟠冢漢水  
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洪邁以爲登臨氣槩  
突兀古今蓋皆指蜀岡言之甚矣兩山之相類也  
虎邱自晉二王捨宅至唐而魯公有崇飾四時新  
之句白傅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之詠棟宇  
之盛可以想見明遭蹂躪旋復舊觀以迄今日虎  
邱爲東南游觀之最勝千數百年於茲矣蜀岡自  
歐公守揚作堂宏壯冠絕淮南而公徙知他郡其  
時已有池臺草莽之慨其後數百年屢有興廢而  
余十數年前所見荒塗曠野巋然古堂與棲靈舊

平山堂志 卷九  
刹寥閭相並而已吾家光祿君不惟葺而新之於  
堂之東西勑營重構梵宮禪室飛樓湧殿一如毘  
盧示現人間亭榭之參差欄檻之高下繚垣之曲  
直互相蔭暎蔽虧於萬松茂樾寒泉澄碧之間行  
旅有憩息之所游人有憑眺之娛不啻與海湧一  
峯相伯仲矣余嘗閱虎邱山志援引詩文多幽遐  
瑰異之作亦其景氣使然光祿君編斯志也春容  
大篇有過之者復有飄然不羣足備吟咀詩文與  
山水千古矣既卒讀序而歸之

平山堂小志序

程夢星

揚州名勝之地自昔有聞而平山堂者肇始於歐  
陽文忠厥名特振顧由廢興不一山堂之勝槩與  
歷代之咏歌編摩記載卒無其人予嘗慨焉欲有  
所論夫蘭亭之址發皇於右軍虎阜之墅維珣及  
珉鄧尉因於鄧禹焦巖著自焦先有子美之幽寄  
乃留蹤滄浪之濱有和靖之棲遁而后孤山之跡  
以存凡此類者雖一山一水咸藉淹雅之士薈萃  
於篇所以前人之流風餘韻不致鬱湮後之覽者  
亦足以當夫遊般矧斯堂也極盛於慶歷之際折  
花命酒讌集朋賓歐公往而劉公至一時風景依

然迨東坡三過尤寄意殷勤南渡已後戰壘雲屯  
基傾草鞠樵牧紛紜元明之代低徊憑弔者惟徒  
感歎于荆榛泊我

熙朝賢守高士經營修復踵事維新

聖人南狩

翠華時巡騰

六飛而來幸灑

宸翰以寵頒於是山靈獻媚竹樹增妍詩歌盈耳遊賞  
摩肩此則近事之有徵者又曷可以闕而無傳至  
於訪棲靈之舊塔辨大明之芳泉眺摘星之傑峙

尋蜀岡之蜿蜒春貢之亭足考竹西之路可循是  
皆有須綴輯以補圖經之未全予竊有懷于此而  
愧塵俗相牽爾迺操觚勒成一編趁十旬之休暇  
彙今昔以流連庶騁懷遊目者于此其有取旃  
揚州東園題咏序 賀君召

揚之遊事盛於北郊香輿畫船往往傾城而出率  
以平山堂為詣極而蓮性寺則中道也余鄉人所  
創關侯祠側隙地一區界寺之東叢竹大樹蔚有  
野趣爰約同人括而園之中為文昌殿呂仙樓付  
僧主焉籬門不扃以供遊者往來乃未斷手而舸

織舟經題咏者徧四壁夫揚州古稱佳麗名公勝  
流屢寫交錯固騷壇之波斯市也城內外名園相  
屬目營心匠曲盡觀美而賞者獨流連茲地弗衰  
將無露臺月榭華軒邃館外有自得其性情於蕭  
澹閑遠者與昔人園亭每藉名輩詩文遂以不朽  
蘭亭觴詠無論近吳中顧氏玉山佳處叩其遺跡  
知者尠矣而讀鐵崖丹邱蛻巖伯雨諸公倡和則  
所爲綠波齋浣華館之屬固歷歷在人耳目也今  
冬擬歸里門惜壁上作漸次湮蝕乃就存者副墨  
以傳勝賞易陳風流不墜不深爲茲園幸耶且以

是誇於故鄉親舊知江南久客爲不虛耳

銘

國朝

蜀岡銘

并序

蜀岡相傳地脉通蜀朱子所云自蟠冢漢水之北  
生下一枝至揚州而盡者蓋綿亘數千里特立獨  
行無所附麗類士之知道而有守者爲之銘曰  
山無倚厥名蜀士無偶其行獨漢水之陽蟠冢麓  
遙遙一綫亘相續有士卓然志嶽嶽如珠在淵玉  
在璞知止不殆足不辱兀立孤騫此其躅

卓氏四烈墓銘 并序

彭定求

四烈爲明指揮使卓煥之妻錢宜人與煥之姑適王刺史者及煥之二妹大姑四姑也煥故遜國時死難名臣忠貞公九世孫隨樞輔某公守揚州城將陷前一日錢宜人倡義而言曰婦人不死必辱遂死於屋後之池時其姑方歸寧於家亦死二妹長者十六歲次者十五歲皆從之死池水爲溢事定方殮顏色如生葬於禪智寺側湖州刺史吳綺爲之誌稱四烈云越六十餘年煥仲弟炳之子爾堪因禪智葬地卑濕遷於蜀岡余方校詩在揚乃

屬書其略於碑而系以銘曰  
守身大義揭日月芳名請看道旁碣  
閨中少長真英傑蜀岡從此增  
崒岬嗚呼實維忠貞公之餘烈  
第五泉銘 并序 高士鑰

光祿少卿汪公墓歐公平山堂遺蹟從七百餘年後重修而恢廓之東西梵刹殿閣軒廡參差高下照映江山前郡守今大中丞尹公爲文勒碑以記其盛公一日憑眺岡巒躊躇四顧慨然曰茲山氣體蟠結而神韻不流是宜池水淪漣潤雲霞而宕風月始足以宣暢襟靈於是相度山麓購得地數

十畝鳩工開濬自冬徂春積畚鍤之勤唯恐水不  
灌注忽有源泉從地涌出乃亟捐朽壤荆榛葳注  
然而井谷見泓然而天日下霽然而珠璣沸汲而  
飲之其味甘美不減中泠惠山觀者接踵日不下  
數千人咸拊手讚歎曰咄哉此真第五泉也郡志  
載第五泉在大明寺西南大明寺即今棲靈寺其  
處正與志合泉開時得景福錢景福唐昭宗年號  
也自唐迄今此泉之顯晦不知歷幾何年矣一旦  
復見於人間豈非公好古好事造物者默相之俾  
斯泉踴躍奮迅而出歟抑何奇也乃即舊井堅甃

以石周以層臺緼以修梁而作亭于其北四面臨  
池復立碑于池之東與井相直而覆以屋表之曰  
天下第五泉良常王司勳虛舟筆也煙沒瀾漫竹  
樹環匝自堂西望縹渺如瀛洲蓬島自井東望則  
又如華嚴樓閣湧現空際詎非偉觀耶今年夏秋  
苦旱塘井皆涸汲水而飲者日萬家而不竭尤足  
副公利濟人物之素心而造物所以默相之此又  
其大焉者也夫世人役身于聲利之藪語之以山  
林泉石之娛有掉首不應者矣即或躬園亭池沼  
有重門扃鑰以供歲時燕樂者矣若公於四海公

好之名區千古風流之勝迹合數百載以上數百  
 載以下人人所規擬而不及為者一一為之不惜  
 數萬之貲經營至十年不倦非識量曠遠物我齊  
 觀其孰能之至是而山之氣韻流襟靈暢平山一  
 堂而知仁動靜之致備矣使歐公復生則其詩所  
 云山橫天地花發池臺者留連真賞更當何如公  
 之心與廬陵遙相質也公之澤不與斯泉俱永乎  
 余忝守土深服公利濟人物之誠又喜其得泉之  
 奇故敘其事而銘之曰  
 猗歟茲泉潛通滄溟第五之名穹壤俱永晦而復

顯人與神并茲泉不知冲然淵靜炎歊冰雪挹注  
 甘冷眎此貞珉無勞拜耿



平山堂圖志卷第九

宋不吹水蒸騰帶火燒水雲

竹含神氣真無物我

平山堂圖志卷第十

其土石木草花竹水石

寧夏州趙之壁 編纂

雜識

廣陵地處江淮之介平原瀾迤無高山深谷漉流  
急湍以供攬擷獨城北蜀岡踞一郡之勝憑眺  
昇潤二州諸山浮青渲碧歷歷眉際宋歐陽文  
忠公建平山堂于此迄今餘六百年過其地者  
莫不仰止遺風流連歌詠而不能已遊人率常  
買舟出鎮淮門沿汭而西夾岸園林水木明瑟  
參差掩映於雉堞間名小秦淮迤北為紅橋新

城王尚書治春地也綠柳隄西為法海寺游舸  
皆小泊於此縱權稍北經保障湖舍舟遵陸可  
三里許陟岡而上以登斯堂堂之後曰真賞樓  
其東屋宇翼然相並者即棲靈寺出寺東穿松  
逕至最高處登萬松亭清籟鳴于耳目逾曠折  
而下循東麓登功德山則觀音閣在焉堂之西  
綠陰翳空不見曦景曰梧桐徑其中有井上覆  
以亭即向所傳為第五泉也踐磴道稍降有池  
呀然約十餘畝傍植桃柳拒霜之屬曰山池巨  
平山堂以修梁繕亭其上曰水亭亭之南當水心為石

臺中甃巨井翼以扶闌圍丈許濬池時所得蓋  
古第五泉在是池南數十武為五烈墓封樹相  
接其西即五烈祠與司徒廟相連又西為范文  
正胡文定二公祠蜀岡名勝至此畧盡焉汪應庚平  
山攬勝志  
元和四年二月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  
未濟大江至潤州李翱來南錄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  
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  
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

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鉤兩日全諸賓觀之  
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大字也二曜日月  
大明字也尺一者十一寸寺字也冰去點水字也  
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句無字也  
添雙鉤為兩日比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  
水天下無比八字乎衆皆恍然謂黃絹之智無  
以異也詢之老僧云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  
不言姓氏馮翊桂苑叢談  
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  
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

里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

盛美爾

歐陽修與韓琦手簡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  
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  
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至  
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  
相閒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  
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  
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于此堂者幾月是歲  
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

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

事

葉夢得避暑錄話

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畫盆中圍遶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酒故答呂通判詩云千頃芙蓉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然維揚芍藥妙天下可以奴視荷花而是時歐公

不聞有芍藥勝會何耶東坡在東武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翦芍藥置瓶盆中供佛外以供賞玩不下七千餘朵有白花獨出於衆花之上圓如覆盂因有兩寺裝盛寶瓔珞一枝爭看玉盤盃之詠惜乎歐公未知出此

葛立方韻語陽秋

慶元間右司郎中糜師旦遊平山堂恍如疇昔所經獨歎惜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適其兄倅京口即移柳數十本屬揚帥趙子固爲補植且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

身實祐維揚志

開禧邊釁之起揚郡本無侵軼時鎮帥畏怯欲避  
假清野之名縱火於外負郭室屋延燔一空而  
堂遂為荆榛瓦礫之場其時郭倪知揚州吏部  
閻蒼舒有贈揚州郡帥郭侯詩云平山堂上一  
長歎但有衰草埋荒邱歐仙蘇仙不可喚江南  
江北無風流蓋直指其事以刺之也程夢星平山堂小志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  
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植堂前楊柳  
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時亦種一株

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嗟之張邦基墨莊漫錄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  
楊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  
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  
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  
於平山堂為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  
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為  
此句何哉陸游老學菴筆記  
歐陽公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闌檻  
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

或以謂永叔短視故有山色句東坡笑之因賦  
 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歌挽江南烟  
 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  
 色有無中非烟雨不能然也巖有翼藝苑雌黃  
 歐陽公守維揚日于城西北大明寺側建平山堂  
 頗得遊觀之勝劉原夫出守揚州公作朝中措  
 餞之李良年詞林紀事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都將二十  
 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自穎移維揚作  
 詩寄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仿

歐公詩也

趙德麟侯鯖錄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子曰時  
 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  
 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  
 烟雨孤鴻在目中矣釋德洪石門題跋  
 熙寧四年眉山蘇文忠公軾在穎州有陪歐公宴  
 西湖詩過廣陵有會三同舍詩七年登州王居  
 卿知揚州蘇公去杭之密州任過揚州有平山  
 堂和祠部王居卿詩元豐三年自彭城移守吳  
 興過揚州有平山堂西江月詞三過平山十年

不見之語蓋距潁州陪宴時將十年歐公卒於  
熙寧五年故云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  
也及元祐七年始知揚州甫半載改兵部尚書  
有遊蜀岡送李孝博詩獨無平山堂詩疑集中

失載耳

志小

復齋漫錄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  
瞑目徐行使侍吏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  
姓氏終篇者無幾又俾誦一詩徐問之江都尉  
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  
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強

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  
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薦館職遂躋  
侍從矣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  
杭州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所紀誤也

苕溪漁  
隱叢話

王君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簿題九曲池  
詩晏元獻閱之賞歎薦為館職又嘗乞夢于后  
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  
二十七大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  
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

二云 許彥周詩話

方圭好為惡詩仁宗朝宋庠知揚州圭來謁宴於平山堂圭誦詩不已庠見野外有牛就木磨癢謂坐客晁詵曰青牛恃力狂挨木詵應聲曰妖鳥啼聲不避人圭悟其意飲散擊詵 姓譜秦觀字少游高郵人呂申公守維揚以舉子謁見時適中秋雲山閣落成宴客其上公素聞秦才名即煩撰樂語云雲山簷楹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旗秋色裏徹天簫鼓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二十四橋人

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祝穆方輿勝覽

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徹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却微陰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其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真所謂翻手作雲也 王立之直方詩話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公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為之喟然以歎遂登



摘星寺其地最高金陵海陵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

差小耳秦觀與李樂天東

劉錡順德人以功授江淮制置使紹興三十一年

冬十一月金主完顏亮至淮錡引兵屯揚州安

撫劉澤勸錡退舍金主自山路徑趨揚屯平山

堂下錡乃退軍于瓜洲鎮金主遣萬戶高景山

逐錡與官軍遇錡命統制賈和仲吳超拒之於

皂角林宋史本傳 泰府志

王鑑字仲明幼精騎射紹定三年李全犯揚州鑑

從趙葵迎擊之賊識鑑旗幟曰淮東硬軍也四

年安撫使趙范約鑑出戰鑑躍馬出北門或以

非地分勸徐行鑑不顧全適設宴平山堂意輕

我軍鑑單騎直前相距才數百步抗聲罵賊全

怒奔馬與戰葵遣兵斷其歸路全為鑑所敗揚州

府志

紹定三年李全攻揚州南門都統趙勝提勁弩注

射全稍引退史彌遠與全書許增萬五千人糧

勸歸楚州全擲書不受聞趙范趙葵已入揚乃

以衆守泰州已列兵至灣頭胡義將先鋒至平

平山堂圖志 卷一  
山堂全攻城東門不利使將張友呼請見蔡隔  
濠立馬相勞苦蔡切責之而去全下意長圍以  
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日于平山堂張蓋奏樂  
布置指揮范葵親帥將士鏖戰自辰至未殺傷  
相當互有勝敗四年正月李虎出南門楊義出  
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扼賊圍開土  
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  
奮擊多所俘馘全始自悔匆匆不樂會元夕城  
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亦載妓女張燈平山

堂 宋史李  
全傳

李全圍揚州合諸項軍馬併驅鄉民二十餘萬一  
夕築長圍數十里圍合揚之三城爲必取之計  
會元夕欲示閒暇於城中張燈大宴全亦張燈  
於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馬步極力薄城趙范  
命其弟葵領兵出城迎戰至三鼓勝負未決葵  
先命李虎丁勝同持兵塞其甕門至是全欲還  
而門已塞進退失據且戰且退遂陷於新塘由  
是各散去次日於沮洳中得一紅袍而無一手  
指者乃全也先是全投北嘗自斷一指以示不

復南歸 周密齊  
東野語

李庭芝字祥甫淳祐初舉進士中第開慶元年乃  
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  
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  
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命為武銳軍

宋史本傳  
參府志

元盛時揚州有趙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樓  
人作春題多未當其意一日趙子昂過揚主人  
知之迎至樓上盛筵相款酒半出紙筆求作春  
題子昂援筆書云春風閨苑三千客明月揚州  
第一樓主人得之甚喜盡徹席間銀器以贈貫

雲石亦有詞咏樓調寄水龍吟云晚來北海風  
沈滿樓明月留人住橘花香外玉笙初響修眉  
如妬十二闌干等閒隔斷人間風雨望畫橋檐  
影紫芝塵暖又喚起登臨趣回首西山南浦問  
雲物為誰掀舞關河如此不堪騎鶴儘堪來去  
月落湖平小衾轉已非吾土且從容對酒龍香  
浣繭寫平山賦詞林  
紀事  
王士正字貽上號阮亭謁選得揚州推官揚當孔  
道四方舟車畢集人苦應接不暇公以游刃行  
之與諸名士文讌無虛日如白蘇之宦抗風流

欲絕公既歿揚州邑士請於江南學臣胡宮庶  
潤祀公名宦又於平山堂歐公祠以公配享益  
以蘇文忠公並稱三賢三公之才德名位信乎  
異代同調微斯人烏足以當之

宋犖王士  
正墓誌銘

山人官揚州地號繁劇公事畢則召賓客汎舟紅  
橋平山堂酒酣賦詩斷紈零素墨瀋狼籍吳梅  
村先生云貽上在廣陵畫了公事夜接詞人蓋

實錄也

王士正自  
撰年譜

康熙元年壬寅春與袁于令籜菴杜濬于皇邱象  
隨季貞蔣階釜山朱克生秋崖張養重山陽劉

梁嵩

陳允衡伯璣陳維崧其年修禊紅橋

有紅橋倡和集三年甲辰春與林古度茂之杜

濬于皇張綱孫祖望孫枝蔚豹人諸名士修禊

紅橋有冶春詩諸君皆和西樵先生曰貽上早

負夙惠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朗然照人為揚

州法曹日集諸名士于蜀岡紅橋間擊鉢賦詩

香清茶熟絹素橫飛故陽羨陳其年有兩行小

吏豔神仙爭羨君侯腸斷句之詠至今過廣陵

者道其遺事彷彿歐蘇不徒憶樊川之夢也

同前

並惠棟  
注補

平山堂志 卷一  
公文章結納遍天下客之訪平山堂唐昌觀者日

以接踵公詩酒流連曲盡欵洽客相對永日亦

終不忍干以私公嘗有一莫逆至臨別公曰媿

官貧無以為長者壽署有十鶴敬贈其二誌素

交也客大喜載之而去可不謂廉而慎乎冒襄  
王士

正考  
續序

紅橋在平山堂法海寺之側王貽上司理揚州日

與諸名士遊讌酒間小有倡酬江南北頗流傳

之于是過廣陵者多問紅橋矣徐鉉南州  
草堂詞話

余少時官廣陵與諸名勝修禊紅橋即席賦冶春

詩二十四首陳其年後至贈余詩曰玉山筵上

顏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劉公敞曰采明珠耀

桂旗麗矣或率而兒拜或揚袂從風如欲仙去

冶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鐵厓遁作別調乃見

姿媚也王士正香  
祖筆記

予嘗與袁昭令杜于皇諸名宿宴于紅橋予自為

記作詞三首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是也昭令

酒間作南曲被之絲竹又嘗與林茂之孫豹人

張祖望綱孫輩修禊紅橋予首倡冶春詩二十

餘首一時名士和予既去揚州過紅橋多

見憶者遂為廣陵故事王士禛洋詩話

余官揚州司李時福清林古度茂之年八十餘歲  
自金陵過訪每集諸名勝文宴紅橋平山堂之  
間予親為撰杖康熙甲辰除夕茂之以萬歷甲  
辰已來六十年詩屬予刪定不減數千篇皆曹  
能始鍾伯敬譚友夏諸前輩所鉛黃予為存其  
甲子以前風華近六朝者而刪其甲子後詩幾  
盡施愚山閨章見之曰吾與林翁久游處非君  
選不知其本色乃如是君之功林翁大矣同前  
時聞西牕琴凍折三兩絃孟東野詩也淨几橫琴

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楊慈湖詩也松枝落雪滿  
琴絃倪雲林詩也鮐魚出水浪花圓北固樓前  
四月天忽憶戴顓牕戶裏櫻桃風急打琴絃予  
在廣陵時詩也今不存集中同前

按此詩見帶經堂集漁洋詩第十五卷已收入藝文

金鎮字長徵江陰人康熙十三年知揚州府宋歐  
陽修平山堂郡名勝地也為棲靈寺僧所占鎮  
興復之更修郡志皆手自排纂擢江南驛鹽副  
使晉按察使祀揚州名宦揚州府志

汪懋麟字季角號文門其先徽產繼徙浙徙揚遂

著藉江都歐陽文忠平山堂傳數百年毀為浮

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復之前堂後閣

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蹟

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王士正汪懋麟傳

宗元鼎字梅岑揚州人別號小香居士晚居廣陵

之東原自著賣花老人傳略云手藝草花數十

種辰擔花向紅橋坐賣得錢沽酒市人笑為花

顛徐鉉本顛事詩

二十四橋併以城門坊市為名自韓令坤省築州

城分布阡陌別立橋梁所謂二十四橋者或存

或廢不可得而考祝穆方輿勝覽

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

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

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今大明寺前入西

水門有九曲橋今建隆寺前次東正當帥牙南

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

馬橋次南橋見在今州城北門外又南阿師橋

周家橋今此處為城北門小市橋今存廣濟橋

今存新橋開明橋今存顧家橋通明橋今存太

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存青園橋

三山志 卷一  
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今開元寺前次  
東水門有新橋皆古蹟也東出有山光橋見在  
山光寺前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  
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  
數皆在今州城西門之外沈括補筆談  
杜牧官于金陵寄揚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隱水  
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  
何處教吹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  
木經寒之意教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  
金陵二十四航也揚州二十四橋之名備載夢

三山志 卷一  
溪筆談教字見寄揚州之意

盛如梓老學叢談

清明前後三五日士女踏青泛湖游集勝地是日  
郡人罷市出西郊蜀岡道上挈壺榼者絡繹不  
絕墓祭以不過清明爲度修壠增土俱於是日  
他時掃墓或七月十五或十月朔日間有舉行  
若清明則無論貧富貴賤不敢後時揚州府志  
平山堂酒土人取平山堂水釀成故名同前







平山堂圖志 卷一 一

平山堂西土入取平山堂木類為子

昔前即限精益食富貴類不效好和

其於和歸其友十日十五如十月日開詳舉行

其莫於心不盡者即為數計歸土與於其日

猶入羅市出西後隨同也土罕盡歸其類不

前即前列三五日士女部青及隊枚其類其日

平山堂圖志卷第十且者歸其之意 天保十四年刊

